

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视角下的“黄背心”运动

——兼评西方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若干观点

张南燕

【内容提要】2018年11月爆发的法国“黄背心”运动作为新社会运动的典型代表，展示出与传统工人运动截然不同的阶级特征。面对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阶级新特点，西方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提出了阶级与阶级对抗消失、多元利益主体代替工人阶级、工人阶级主体意识缺失危机等论断，对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适用性提出了质疑。然而，“黄背心”运动所呈现的“阶级模糊”特征并不意味着阶级的消亡和工人阶级主体地位的变化，只是不同阶级因为共同的利益诉求形成了意志趋同并由此产生了联合行动。“黄背心”运动可以说是资本主义国家制度改良的结果，但是它并没有缓和或消除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对立。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主义阶级矛盾依然存在，因此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仍具有解释力。

【关键词】“黄背心”运动 新社会运动 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 阶级矛盾

作者简介：张南燕（1989-），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091）。

区别于传统工人运动，新社会运动“在其出现之时，便天生地带有对于传统的劳工与社会主义运动和政党的局限性的不满”^①。换言之，新社会运动天然排斥将阶级作为社会分层的主要依据，拒绝被固定在某一阶级（尤其是底层阶级）而被动地接受社会安排，抗议“被选择”“被剥夺”“被决定”的命运，寻求打破阶级藩篱，追求公平正义的理想社会。

对于新社会运动的这一认识很大程度上源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西方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认为，随着工人生活水平的改善，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逐渐淡化，并且失去了以往鲜明的阶级烙印。的确，当代西方国家大规模的工人运动已然陷入低潮，传统意义上的由工人阶级政党直接领导的工人运动也渐渐偃旗息鼓。然而，工人阶级作为有组织的政治力量，并没有完全放弃自己的阶级立场，在被资本主义制度统治和异化的过程中，其阶级意识出现了新的觉醒，并在新社会运动中逐渐发展起来。在新社会运动中，工人阶级的含义、诉求与斗争形式等都表现出了新的特点，工人运动正以一种新的形式、新的面貌呈现在世人面前。面对所谓“劳动已经改变了、劳动者也已经改变了”的资本主义社会现实和新社会运动中阶级阶层的新变化，尤其是作为传统工人运动的主体——工人阶级的新变化，以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分析学派的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等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纷纷从阶级的视角对社会变革提出了新的分析和思考。

^① Ellen Meiksins Wood, *The Retreat from Class: A New 'True' Socialism*, London: Verso, 1986, p. 9.

一、“阶级模糊”的特征掩盖了“阶级对立”的本质

2018年,法国总统马克龙宣布为履行《巴黎气候协议》将提高国内燃油税。随后,法国交通部部长伊丽沙白·博尔纳宣布法国柴油税每公升上涨7欧分,汽油税每公升上涨4欧分,并宣布法国政府计划在未来几年继续提高燃油税,希望通过提高燃油税来推广新能源车辆,以达到减少空气污染的目的。

法国政府宣布提高燃油税直接导致了法国国内油价暴涨,法国民众负担的燃油成本随之增加,引发了大量法国民众的不满和抗议。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以燃油税增加为导火索的民众抗议逐渐发展成大规模的社会运动。群众的不满情绪和示威抗议活动也逐渐偏离了“燃油税”这一主题,对社会、政府以及针对马克龙个人的不满都汇聚其中。在运动中,马克龙政府所面对的不再是诉求相对集中的政策性抗议,也不是组织明确的政党、工会、社会组织等具体的运动群体,甚至当局政党要找一个对话者进行谈判都找不到明确的谈判方。愤怒的示威者纷纷将不满情绪导向马克龙个人身上,不仅高呼“马克龙,下台”的口号,还在巴黎著名的香榭丽舍大道放火、烧汽车、占据街道、与警察对峙,也有人乘乱捣毁商店,还有许多高中生也加入进来,罢课甚至烧毁学校。对社会和政府的不满逐渐演变成聚众游行示威:法国民众纷纷走上街头,对马克龙上任一年以来的一系列政策、对法国的经济形势、对个人的生活状况等表达了强烈的不满,并充分利用社交媒体来宣泄自己的愤怒情绪。随着“黄背心”运动愈演愈烈,2018年12月10日晚8点,法国总统马克龙发表电视讲话,表示对“黄背心”运动作出一些让步。马克龙随即宣布法国进入“经济和社会的紧急状态”,并承诺从2019年起将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许诺不会轻易增税。然而,这一次政府的退让并没有取得缓和矛盾的效果,“黄背心”运动持续发酵,高烈度的街头抗议一而再再而三地爆发,并呈现出愈演愈烈的趋势。

“黄背心”运动介乎和平运动与暴力运动之间。该运动一开始只是一场普通的关于政府税收政策的抗议呼吁,没有哪个政党或社会组织主动策划和有计划的介入,也没有哪个组织机构或集团领袖出面领导,群众只是自发地通过社交网络聚合起来的“乌合之众”,为何一开始只是抗议燃料价格上涨的“黄背心”运动会如此愈演愈烈?从阶级的视角来看,“黄背心”运动将个人对社会的不满情绪聚集起来,最终形成了大规模的暴力运动。这种运动突破了以往传统工人运动中明确的阶级界限感,突出了传统工人运动中被阶级政治所遮掩的多元化意识形态,集中展示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多重矛盾冲突。在传统阶级意识日渐式微的态势下,以“黄背心”运动为代表的新社会运动日益表现出明显的“去阶级化”倾向和“阶级模糊”的新特征。

首先,斗争主体复杂化。新社会运动的主体人员来自不同的阶级阶层,他们本身就有着多元利益,内部存在矛盾冲突。在“黄背心”运动中,参与者身份背景十分复杂,各方势力交织在一起,虽然是出于各自不同的政治背景和利益目的,但是因为同一政治诉求和同一情绪感染而团结起来,共同参与主导了这场新社会运动。而传统的社会运动,特别是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西方国家开展的社会运动,深受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影响,一般认为社会运动领导者是从从事大工业生产的工人阶级,因此社会运动也通常被定义在阶级斗争的范畴。西方战后数十年的稳定和繁荣,导致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基本阶级的对立逐渐弱化,尤其是新中间阶层的崛起,明显改变了西方社会的阶级结构,两极化的阶级结构朝着更复杂的多极化方向发展。因此,新社会运动不再像传统社会运动那样单纯的是一个阶级对抗另一个阶级的运动。新社会运动反对阶级划分和阶级政

治，它的参与者既有知识分子，也有普通职员，更有在高新技术产业中掌握重要资源者和获利丰厚的人，各阶级阶层都介入其中，很难说是哪个阶级的行动。此外，新社会运动也不再像传统的社会运动那样由某个阶级来领导，其运作形式脱离了阶级政治的轨道，而是以自发的社会组织和非官方的社会团体来直接推动。新社会运动在阶级问题上一直没有明确的认识定位，甚至为了达到最大程度的趋同而刻意模糊阶级的概念，这直接导致了新社会运动在运动主体、运动目标以及运动方式上的模糊不清和混乱无章。

其次，斗争主题多样化。新社会运动由于模糊了阶级的属性，缺乏特定阶级的领导，没有统一的行动纲领和一致的斗争目标，因此与传统的工人运动相比，新社会运动通常以某一政策事件为导火索，先有了社会问题，后有行动的参与者，进而产生社会运动。在“黄背心”运动中，运动的导火索是燃油税增加，这引起了部分群众的不满，不满情绪蔓延至全国，吸引了同样对社会抱有不满态度的群众纷纷加入，扩大了运动的范围和影响。法国的极左势力、极右势力和中间派都纷纷加入其中，并且明确表示站在抗议者一边，使得“黄背心”运动的政治形势更加错综复杂，已然分不清是政党之间的利益之争还是政府和群众之间的博弈。

最后，斗争方式多样化。传统的工人运动议题明确、诉求单一，因其阶级对抗的本质属性多为暴力革命。而新社会运动不仅斗争主题纷繁复杂，斗争方式也是多种多样，除了抗议、游行、示威、罢工等传统的斗争方式外，新媒体和互联网的作用也逐渐凸显出来。在“黄背心”运动中，新媒体和互联网既是斗争的主战场，也是斗争持续发展的助推器。虽然斗争舆论直指资本主义制度的种种问题，但是因为缺乏明确的组织领导，使得“黄背心”运动斗争方式既分散又软弱，最终沦为群众宣泄情绪的工具而无法争取到更多的利益。

不可否认，以“黄背心”运动为代表的新社会运动在运动主体、运动方式和诉求内容等方面都与传统工人运动存在明显差异。尤其是运动的“去阶级化”态势和运动主体“阶级模糊”的特征，使一些西方学者在研究新社会运动时提出要用多元主体代替阶级。当代西方激进理论代表人物拉克劳和墨菲在他们合著的《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策略》中就明确提出了重新构想社会主义的政治方案，即由各种新社会运动的“领导权连接”组成的多元主体取代工人阶级。拉克劳和墨菲声称：“现在我们正处于后马克思主义领域，不再可能去主张马克思主义阐述的主体性和阶级概念，也不可能继续那种关于资本主义发展历史过程的幻象，当然也不能再继续没有对抗的共产主义透明社会这个概念。”^①他们认为，新社会运动产生的根源是多元的，无法简单地还原为阶级压迫与经济剥削，新社会运动已经失去了阶级政治和阶级斗争的内容，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把阶级问题放在首要地位的挑战。“如果我们还想有朝一日进入到一种真正解放和自我管理的社会，那么，我们就不得不把社会构想为一个充满着多样性的政治斗争复杂的场域。”^②拉克劳和墨菲还认为，与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相对应的是工人阶级生活状况的改善，并没有出现马克思预言的工人阶级的普遍贫困，所以两大阶级的对抗已经淡化甚至消失；工人阶级阶级意识的减弱与工人阶级力量不断受到挤压直接相关；工人阶级的利益和立场经常在妥协和抗争中左右摇摆，工人阶级由于缺乏凝聚力很难自发地组织起来为阶级利益而斗争，无法担当起争取社会主义政治目标的重担。

上述观点忽视了一个本质性问题，即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不仅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描述，

① [英] 恩斯特·拉克劳、查特尔·墨菲：《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尹树广、鉴传今译，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页。

② [英] 欧内斯特·拉克劳、尚塔尔·莫菲：《社会主义战略，下一步在哪儿？》，载周凡、李惠斌主编：《后马克思主义》，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第65页。

更是对资本主义社会财富不均、社会不平等现象的本质探源：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私有财产和私人利益至上、以赤裸裸的经济利益来主导整个社会的制度安排，其本身就是确定并保护私有财产及权力关系的工具，所以，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自然而然地就呈现出两极分化的态势，即整个社会划分为两大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是马克思阶级理论的深层根源。当今社会的阶级状况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确实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并没有超出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解释范围。这是因为适用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社会经济结构本质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资本与劳动的关系仍是资本主义社会内在运行机制的核心，资本对劳动的控制仍是资本主义社会两大阶级对立的经济根源。在今天的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矛盾不仅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而且在一定条件下还可能激化。

后马克思主义基于彻底的多元主义提出的政治理论，只是从政治领域分析了社会存在的阶级压迫现象，并没有从社会经济结构入手对阶级压迫问题进行更深层次的探讨，从而否定了资本主义阶级斗争的本质，否定了工人阶级的主体地位，否定了新社会运动掩盖的阶级矛盾，甚至认为这些社会运动本身就表明固有政治主体的不确定性。然而，多元主体论的出现并不意味着阶级的消亡，只是掩盖了资本主义阶级对抗和经济剥削的本质。多元主体的新社会运动在没有阶级主体支撑的情况下无法形成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威胁，只能沦为民众宣泄情绪的工具，造成社会动荡不安。而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对阶级关系的起源、发展以及最终归宿等问题做出了经典回答，形成了科学的阶级分析方法。不管是革命高涨的昨天还是和平发展的今天，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都是分析资本主义阶级状况和预判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重要理论依据。

二、工人阶级的主体意识在危机中觉醒

“黄背心”们到底是哪些人呢？这是人们首先关心的问题。法国“研究、咨询与战略计划网站与调查机构”（ELABE）的一项调查反映了一些有趣的数字：“黄背心”抗议者的人数约占全国人口的20%。从区域来看，“黄背心”们在乡村地区数量达27%，城市地区为14%，而巴黎地区仅12%。从受教育水平状况来看，“黄背心”们在拿到高中毕业会考文凭以上者中占12%，没有拿到高中毕业会考文凭者中占27%。从社会阶层看，“黄背心”们在工人中占29%，在雇员中占26%，在干部中占13%^①。从表面上看，以巴黎“黄背心”运动为代表的新社会运动与传统的工人阶级领导的社会运动不同，在新社会运动中，工人阶级只是作为参与主体的一部分，其声音已经被其他主体的多元诉求所掩盖，工人阶级的主体地位已经开始出现了危机。

拉克劳与墨菲指出，过去在社会运动中处于主体地位的工人阶级已经被那些因为受到不公平待遇而心生不满并不断抗议的人群所替代，这就导致了新社会运动主体的不明确性。工人阶级“主体性危机”的观点就此长期占据西方社会的思想意识。尤其是自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阶级问题被淡化，工人阶级与社会运动的关系也很少被提及。后马克思主义学者更倾向或热衷于讨论后现代的“克服异化”“公民运动”“激进民主”等概念而不是“阶级”“工人阶级”“革命”等。

工人阶级的主体意识缺失危机可以说是当前西方社会运动面临的最大挑战。这一结论可以追溯到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普兰查斯得出的关于工人阶级队伍萎缩的论断。在普兰查斯看来，

^① 《法国“黄背心”运动看似意外，实为必然》，http://www.china.com.cn/opinion/think/2018-12/12/content_74266580.htm。

工人阶级队伍已经出现了新变化，工人阶级总量的缩减与“新小资产阶级”的大量出现息息相关，而且这一点已经成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之一。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高兹同样认为，当代工人阶级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与传统工人阶级相比都出现了减少和弱化的现象，工人阶级已经不能独立负担起社会主义革命的重任，“历史发展和技术变迁即便不造成无产者的消亡，也造成了无产阶级的消亡”^①，社会主义已经丧失了它的“历史主体”。高兹指出，工人阶级的内部结构与本质特征都已经发生了变化，当工人阶级已经缩减为只占社会弱势群体的一小部分时，工人阶级就很难再代表社会的广大弱势群体而发声。此外，当工人阶级被分化为若干阶层和组织团体之后，工人阶级过去的显著统一性和身份认同感也逐渐弱化，转而追求个人利益，重新聚合达到阶级共识变得十分困难。尤其是在当代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生活条件的改善、社会福利的提高都有意无意地弱化了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新一代工人的阶级意识和阶级认同呈下降趋势。

上述理论强调了新中产阶级的扩大大大缩减了工人阶级的数量，工人阶级的中产阶级化又大大消解了工人阶级原有的阶级意识。原来作为社会身份认同的阶级纽带已经消退，工人普遍将注意力从所在的阶级集体转移到个人的财富和自由，阶级的不平等转化成社会普遍意义上的公民不平等，过去工人阶级的主体意识分化成对个人利益的追求。但是这一论断忽略了一个重要的客观事实，即个体化的过程本身就是阶级重塑的过程。马克思指出，个体化就是人摆脱了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等级身份，但是人一旦从过去的等级身份中解放出来又会陷入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对立中，工人群体不得不深陷不平等和极度贫困的境地。在这个意义上讲，探讨工人作为个体如何在资本主义经济剥削的状况下实现解放是没有意义的。个体只有作为阶级的一员才能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对立的本质，才能理解自己生活贫困和受到不平等待遇的根源，从而提出其生存问题、社会身份问题和解放问题。

“黄背心”运动从本质上来说就是穷人与富人之间的抗争，是贫富差距持续分化的结果。《费加罗报》的一个调查更进一步揭示了“黄背心”运动背后的问题：“黄背心”抗议者大多数来自法国一些经济发展缓慢、人口下降、社会服务设施减少的地区，特别是乡村地区、山区等，他们的平均收入要低于全国水平、使用车辆的时间更多、生活的地区就业率也更低^②。由此，一些学者称“黄背心”运动代表的是“农村法国”“边缘法国”，这是长期被人们忽视的另一个法国的抗议呼声，是长期被城市地区、高科技工业中心所遮蔽的另一个偏僻、相对落后、生活水准相对较低、公共服务设施日益减少的法国。当他们自发组织起来到巴黎进行抗议时，其力量更大、更难以得到控制。于是，真的是“农村包围城市”了。近几年来，由于工人工资增长率远远赶不上劳动生产和剩余价值增长的速度，资本主义社会两极分化的态势愈演愈烈，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与资本的积累和财富膨胀相对应的是工人阶级愈发贫困的现实。这说明，资本家仍在继续统治和剥削工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尖锐化的趋势并没有消除。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现在已经不存在工人阶级了，更无从谈及工人阶级的联合，“新中产阶级”似乎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阶级力量，“工人阶级”消失论、工人阶级“中产阶级化”等论调盛行。工人阶级被纳入“新中产阶级”的多是白领工人。不过在新自由主义统治下，白领工人群体正日益呈现“去技能化”和“蓝领化”的特征。白领工人从过去的更倾向于脑力劳动者逐渐发展为更倾向于体力劳动者，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所从事的工作更趋于程序化、公式化，已然与典型意义上

① 吴宁：《工人阶级终结了吗？兼析 A·高兹的〈告别工人阶级〉》，《社会》2010年第3期。

② “Qui sont les gilets jaunes?”，<http://video.lefigaro.fr/figaro/video/qui-sont-les-gilets-jaunes/5966715887001/>。

的体力劳动者无异，不过是办公场所的变更。此外，这些白领工人和蓝领工人一样在劳资谈判中处于弱势地位，即使发生罢工事件，资方也会比较容易找到替补人员，不会对资本主义生产造成影响。因此，一旦发生危机，白领工人和传统工人一样受到威胁。至此，白领工人与蓝领工人的趋同正日益显现。这将促使“新中产阶级”开始重新思考自身的阶级定位问题。“无产阶级中产阶级化”的表述似乎应该反过来才能更好地描述工人阶级的真实情况，即“中产阶级无产阶级化”。在“黄背心”运动中，基于“弱势群体”和“贫困人群”的共同认知，传统意义上的工人阶级和“新中产阶级”已经走到了一起，两者趋同意识表露无遗。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还认为，新社会运动中工人阶级主体意识的淡化与工人阶级的失声使革新资本主义制度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种幻想，这显然低估了工人阶级在新社会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随着工人阶级生存环境的改善，工人阶级历史形成的许多原有外部特征发生了变化，但这并不意味着工人阶级的阶级属性和阶级地位也跟着发生变化。工人阶级仍在极高剥削率的雇佣劳动制度下受雇于资本，他们仍然是资本主义社会受剥削受压迫最深的阶级。工人阶级作为一支政治力量，承担着人类解放的使命。马克思赋予了现代工人以“掘墓人”、未来共产主义新人等角色，强调工人阶级对自身阶级的身份认同意识，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工人阶级不但在人数上会逐渐增多，其生活方式也会越来越趋向统一。尽管工人身处不同国家，工作形式亦会有所不同，但是无论是在东方国家还是在西方国家，不管他们是白领还是蓝领，工人在社会的发展过程中都会越来越认同自己的工人阶级身份，产生强烈的阶级认同感，由“自在阶级”发展为“自为阶级”。

马克思主义运用“劳动”和“阶级”两个概念来解释历史发展的逻辑，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逐渐被自己出售的劳动力所支配，形成了“劳动异化”。“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与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①在马克思看来，工人自己出售劳动力创造的产品对工人自身而言就是一个异己的对象，其创造的产品越丰富，自己失去的就越多；自己付出的劳动越多，自己被支配的就越多。基于此，马克思提出，工人阶级是一只革命力量，工人阶级天然就是革命的主体。而工人的主体地位，就是由工人在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中所处的地位决定的。马克思指出：“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②在当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在21世纪要有大的发展，首先必须重塑工人阶级主体地位。这对于西方工人阶级本身来说，是从当前的‘自在阶级’转变为真正的‘自为阶级’，从潜在的客观历史主体走向历史和时代的前台，再度成为改造社会、推动历史变革的现实的活生生的力量”^③。西方社会主义运动要在新的环境和形势下有所作为，最重要的就是重塑工人阶级主体地位，这是重要历史转折时期的关键性历史任务。

三、不同阶级意志趋同并重构集体意志

在“黄背心”运动中，来自不同阶级、阶层的民众聚集起来，将个人的不满情绪汇聚成浩浩荡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3-3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2页。

③ 姜辉：《工人阶级还是不是社会主义运动的主体——对西方工人阶级与社会主义运动之关系的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2013年第12期。

荡的社会运动，实现了将个人意志向集体意志的转化，进而将不同阶级的意志重新建构为运动群体的集体意志。而不同阶级的意志是如何趋同的，个人的不满情绪又是如何汇聚成为社会集体的抗议的呢？

纵观法国历史，因赋税繁重而导致的社会运动古已有之。1849年，波拿巴执政时期，国民议会颁令恢复葡萄酒税。恢复葡萄酒税的论据简单明了：赋税是官僚、军队、教士和宫廷的生活来源，也是行政权背后整个机构的经济来源。然而，葡萄酒税首先落在了农民阶级身上，即落在法国绝大多数人身上，使法国社会的多数人失去了抵御贫困化的能力，各省开始骚动起来。人民普遍憎恨葡萄酒税，是因为这项赋税集中了法国赋税制度的一个可憎之处：它的征收方式是可憎的，分摊方式是“贵族式”的，因为最普通的酒和最名贵的酒的税率全都一样。因此，消费者的财富越少，税额越是按几何级数增加，这就是倒过来的累进税，因而使劳动阶级直接受到毒害。最后，葡萄酒税使得消费量减少，从而使产品的销售市场缩小。它使城市工人无力买酒喝，也使酿造葡萄酒的农民无力把酒卖出去，而法国酿造葡萄酒的人数大约有1200万。

很明显，农民阶级所受的赋税剥削和工人阶级所受的雇佣剥削只是在形式上有所不同，剥削者还是同一个——资本。在葡萄酒税以及各种其他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二月革命爆发，这是一场无产阶级联合小资产阶级推翻君主统治的阶级斗争。马克思分析第二共和国时代的阶级状况时着重分析了各阶级联合的可能性，这时无产阶级已经成长壮大，成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势力并且在这次革命中起主导作用。资产阶级则由于害怕无产阶级的力量，出现动摇、妥协甚至背叛革命。小资产阶级也十分软弱。农民最后也由于不觉悟而成了资产阶级的尾巴。

今天，各阶级和阶层走向联合的局面再次出现。只是在“黄背心”运动中，不同阶级联合起来抵抗的不再是封建统治，而是广大人民群众共同的敌人——代表“贵族”利益的政府。这可以说是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变化的自然反应。“虽然人们不再认同阶级划分，但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地位驱使运动参与者自发地形成了统一战线，那就是反抗极少数富人和权贵的统治，保护和争取自己应有的权益。在不远的将来，这种共同体意识会随着社会矛盾的激化日益明显并逐渐由自发变为自觉，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新的阶级意识。”^①“黄背心”运动反映的其实是法国低收入群体对经济与社会现状越来越不满的情绪，是基于对自身弱势地位的不满情绪而产生的身份认同。“黄背心”运动更多地强调具体问题而不是阶级问题，甚至是与阶级无关的问题，但是其探讨的所有问题都是对资本主义弊端的揭露，因此根本绕不开资本主义阶级斗争的现实。正如恩格斯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第三版序言中曾指出的那样：“正是马克思最先发现了伟大的历史运动规律。根据这个规律，一切历史上的斗争，无论在政治、宗教、哲学的领域中进行的，还是在其他意识形态领域中进行的，实际上只是或多或少明显地表现了各社会阶级的斗争，而这些阶级的存在以及它们之间的冲突，又为它们的经济状况的发展程度、它们的生产的性质和方式以及由生产所决定的交换的性质和方式所制约。”^②

据法国社会调查机构的调查结果显示，“黄背心”参与者大部分是生活在郊区和乡村的贫困居民，他们和大城市居民一样承担着高额的税收负担，却眼看着自己生活质量逐步下降、实际收入逐渐减少。他们认为政府提高燃油税的目的是让贫困人口分摊国家提高的税收额度，而最终享受国家政策红利的却只有上流社会的人们。法国绿党指出，政府提高燃油税所增加的税收仅有不到20%用

① 曹亚雄、秦丽萍：《论后危机时代西方国家的新社会运动》，《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67页。

于补贴新能源，剩余部分都被用来削减赤字。抗议者们认为环保的代价不应该施加给贫困的大多数，所以它们穿上“黄背心”，喊着“提高最低工资、消除各种税务”等口号，走上街头开始了抗议运动。“黄背心”运动明确地将穷人和富人划分开来，将代表少数富人的政府与代表多数穷人的被统治者对立起来，使法国低收入群体达成了共识，明确了“代表富人的政府”这一抗议目标，形成了强大的抗议力量。

对于这种新的认同意识增强现象，我们可以从分析学派的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埃尔斯特“阶级理论重构”着手。埃尔斯特运用个人主义方法论和理性选择理论从集体行动理论视角对马克思的阶级理论进行分析的重构，以求重新奠定马克思阶级理论个人分析层面的微观基础，体现为“方法论个人主义”，换言之，就是将对社会现象的解释还原到对人或者人的活动的解释。埃尔斯特认为，理解集体行动者与阶级形成的关键在于理解个人阶级意识的形成，而个人的阶级意识又被界定为如何在实现阶级利益的过程中破除集体行动的困境，从而形成有利的利他主义。工人阶级的团结就是有条件的利他主义的表现。普兰查斯认为，阶级的划分不能仅凭经济因素，还应考虑政治因素和意识形态因素。

上述理论忽视了一点，即马克思主义也高度重视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觉醒，认为无产阶级自身阶级意识的觉醒是革命的关键因素之一。在马克思看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社会变迁的根本动力，反应在阶级关系上就表现为阶级斗争。因此，社会运动不可能是个体的单打独斗，而是个体组成阶级、由一个阶级对抗另一阶级的斗争。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单个人所以组成阶级只是因为必须为反对另一个阶级进行共同的斗争；此外，他们在竞争中又是相互敌对的。”^①而实现从自发的个人利益上升到自为的阶级利益是集体行动的前提，阶级意识的形成则是工人阶级从“自在阶级”成为“自为阶级”的标志。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使得无产阶级革命不可避免，而探究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源终究绕不开对阶级问题的分析，阶级问题又根源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因此，马克思主义包括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方法在当今分析重大的社会运动时仍有着很强的理论适用性。

四、新社会运动的自我矛盾彰显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无法自我消除

通常来讲，环保议题在西方发达国家已经深入人心，群众的环保意识已经很成熟了，不需要政府出面进行过多的环保教育。然而就是在这样一个环保意识已经相当成熟的国家，燃油税的微微上调却导致了浩浩荡荡的“黄背心”运动，并持续多日，给法国带来了严重的灾难。一些学者认为，“黄背心”运动很可能就是马克龙政府在短时间内集中推行一系列重大改革措施导致社会矛盾激化的结果。

马克龙上任以来对法国进行了一系列深刻改革：无论是劳工法改革、失业保险改革、公务员体制改革还是教育改革、燃料环保改革、法国国营铁路公司改革、居住税改革等，都是意义深远的。马克龙还通过改革巨富税、给企业减负、减少社会保险与失业保险赤字、扩大行业竞争等政策，极大地改善了法国的投资与企业经营环境。由此来看，资本主义制度也在不断进行着自我调整和自我完善，以弱化社会结构的不平等和缓解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矛盾冲突。但是不能回避的一个问题是，改革在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是完全顺畅的，一定会触及一部分既得利益群体，导致社会的动荡。

新社会运动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发达国家发展新阶段的特殊表现。在新社会运动中，阶级矛盾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70页。

并没有出现简单直线式的尖锐化和冲突化，而是隐藏在新社会运动的公正、人权、道德、环境等诉求之中，以更为隐晦和复杂的形式表现出来。这说明，资本主义还有一定的发展空间，资本主义正努力在制度范围内进行可能的调整。但是新社会运动并没有缓和两大阶级之间的巨大矛盾，只能说阶级矛盾被多元化利益冲突所掩盖，这表明，资本主义改良无法根本消除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

新社会运动在面对资本主义的改良举措时还表现出一定的自我矛盾。“黄背心”们提出各种各样的诉求，导致斗争主题分散、不明确，并且大部分参与者只是在网络上表达自己的不满情绪而不敢付诸实际行动，企图通过“喊口号”的方式以及舆论的作用来换取福利提高和劳动条件改善，没能认识到运动背后深层次的阶级对立和根本矛盾。但是，也有一部分运动参与者强调，“社会契约从来就不是劳工运动的目标，我们的目标一定要超越社会契约和福利国家。只有深刻改造我们的社会，直至清除新自由主义政策产生和再生的所有物质前提条件，才能维护劳动人民的利益。只有社会主义才能给我们带来这样的社会”^①。从中我们不难看出，新社会运动面对资本主义制度自我改良时自身的矛盾和迷茫。甚至还有一部分参与者被别有用心组织利用开展一些打砸抢、破坏公共设施、残害社会大众的暴力行动，为“黄背心”运动蒙上了巨大的耻辱。“黄背心”运动很可能像“占领华尔街”运动一样，被马克龙政府以稳定社会秩序为名全盘镇压，到头来，浩浩荡荡的“黄背心”运动只是一场倾泻愤怒的街头运动。

但是，透过“黄背心”运动可以看出，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已经逐渐显露出来。工人阶级开始意识到资本主义宣扬的自由、民主、平等并不能真正解决现实中的贫富差距、两极分化的问题，意识到斗争的矛头应该从经济领域转向政治领域，因此“黄背心”运动从最初的抗议燃油税上涨逐渐发展成为多议题的政治运动。可以说“黄背心”运动使工人阶级得到了一次很好的锻炼，并促进了他们阶级意识的觉醒。在这场运动中，工人阶级在期待着联合，希望通过联合的力量改变自身受剥削的状况。当然，工人阶级真正摆脱资产阶级的剥削仍需经历一个十分漫长的过程，但是他们不会放弃对资本掠夺行为的反抗。

“黄背心”运动不仅在法国大规模爆发，还弥漫到整个欧洲大陆，比利时、荷兰、德国、意大利都受到法国“黄背心”运动余波的影响。以“黄背心”运动为代表的这些抗议、占领和骚乱也凸显了资本主义繁华下的危机。虽然新社会运动有很多弱点和不足，但不可否认的是，它表达了西方发达国家大多数人民群众尤其是底层弱势群体的当前要求和合理愿望，社会主义因素彰显其中。“黄背心”运动中表现出来的西方民众对现实政治经济制度的不满、对现实生活状况的不满以及对资产阶级转嫁危机而垄断财团持续受益的不满等情绪持续在民众心中蔓延。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在全球资本主义时代基于他们对资本主义发展的思考以及对资本主义社会变化的认识，提出了与经典马克思主义截然不同的阶级理论，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了。从现实来看，尽管晚期资本主义的发展使西方社会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不可否认的是，贫富两极分化和社会不平等更趋严重，这意味着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经济剥削和阶级压迫并未消除，因此，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仍然有效。只有正确认识资本主义阶级斗争的本质，新社会运动才有可能对人类解放的进步事业起促进作用。

从经验的层面看，西方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提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新变化，但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在马克思主义视角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是运动爆发的根本原因，一旦这种矛盾冲突达到不可调和的地步，阶级斗争就会彰显，形成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

^① [挪] 阿斯布约恩·沃尔：《欧洲工会运动振兴的道路》，郭懋安摘译，《国外理论动态》2004年第12期。

阶级的革命运动。西方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没有看到的是，工人生活状况改善的同时是资本的大量集中与剩余价值的大幅度提高。只要工人阶级一直处在被剥削、被压迫的地位，那么工人阶级就必然是推翻资本主义的主力军，这是因为“只要有利益相互对立、相互冲突和社会地位不同的阶级存在，阶级之间的战争就不会消灭”^①。资本主义阶级状况的新变化，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实际上不过表明，雇佣工人自己铸造的金锁链已经够长够重，容许把它略微放松一点”^②。“黄背心”运动可能会很快结束，但它的幽灵仍将挥之不去。

参考文献：

- [1] 张顺洪等：《西方新社会运动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
- [2] 刘颖：《新世纪以来西方新社会运动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
- [3] 陈炳辉等：《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
- [4] 糜海波：《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新阶级理论”研究》，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
- [5] 刘保国：《马克思恩格斯阶级理论与现代社会研究》，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5年。

(编辑：张 剑)

(上接第15页)同舟共济，为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而共同努力奋斗^③。中国人民具有伟大梦想、伟大奋斗精神，中华民族充满变革和开放精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精神豪迈、昂扬奋进，必将继续以改革开放的姿态走向世界，同世界各国人民共同推进人类和平发展进步事业，在解决人类问题中不断提供中国方案、中国智慧，在推动人类文明交流互鉴中更加彰显中国精神、中国价值和力量。

新中国从波澜壮阔的伟大历史进程中豪迈地走来，今天正进行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伟业。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国人民、中华民族必将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奋力谱写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更加壮丽篇章，在辉煌和奋进中创造新中国更加美好的明天。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
- [2] 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
- [3] 《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
- [4]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
- [5]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9年。

(编辑：张建刚)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6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14页。

③ 参见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32-34页。